

《Mulan》对乐府《木兰辞》文本改编释读

张健 张赛

(北京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木兰辞》是中国传统的乐府诗歌, 替父从军的木兰形象在中国家喻户晓。迪士尼动画长故事片《Mulan》, 取材于《木兰辞》的故事内核, 并进行了成功的二度创作。本文概述了木兰从军的故事源流和戏剧形式的加工改编, 分析了《Mulan》在情节改造、人物形象重构方面的具体做法。

[关键词] 木兰辞; 《Mulan》; 二度创作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89(2014)01-0064-05



中国传统乐府诗《木兰辞》被多地选入初级中学课本, 其主人公“巾帼英雄”花木兰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形象。全球动画娱乐公司迪士尼(The Walt Disney Company)以《木兰辞》为题材制作的《Mulan》, 是迪士尼的第36部动画长片。《Mulan》由600余位动画设计师历时4年完成, 耗资1亿美元, 获得了超过3亿美元的商业成功。

和梦工厂动画(Pacific Data Images)完全虚构的《功夫熊猫》(Kung Fu Panda: Secrets of the Furious Five)不同, 花木兰的故事内涵和人物形象在中国早已具备明确的学术界定和文化解读, 在经历了戏剧、电影、戏曲等多种形式的改编之后, 情节和人物逐渐丰富饱满, 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而迪士尼在尊重《木兰辞》原著的基础上, 以西方的视角对这一具

有1500多年传播史的中国经典文本, 成功地进行了二度创作。本文梳理了中国对《木兰辞》的改编过程, 通过分析迪士尼对木兰故事的二度创作, 由此引入对东西方文化差异性的探讨。

一、《木兰辞》的故事源流与戏剧电影的改编

“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 最早著录于南朝陈僧人智匠的《古今乐录》。《木兰辞》又称《木兰诗》、《木兰歌》, 收入宋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1]据范文澜考证: “木兰诗中君主或称可汗或称天子, 木兰家在黄河之南, 出征地点在北边, 看来这首诗是当魏迁都洛阳以后, 六镇起事以前的作品。”^[2]《木兰辞》所记述的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征战沙场凯旋回朝、建功受封辞官还乡的故事, 既富有传奇色彩, 又蕴含着忠孝之道。

最早改编木兰故事为戏剧作品的是明万历年间的徐渭, 其杂剧作品《雌木兰替父从军》, 在保留《木兰辞》基本故事情节的同时, 赋予木兰“花”姓, 并为故事增添了“才子佳人”的完美结局。电影诞生后, 先后出现了《木兰从军》(民新影片公司, 1927)、《花木兰从军》(天一影片公司, 1927)、《木兰从军》(华成影业, 1939)、《花木兰》(邵氏影片公司, 1964)、《花木兰》(粤剧戏曲片, 陈皮导演, 1951)、《花木兰》(粤剧戏曲片,

[收稿时间] 2013-12-15

[作者简介] 张健(1964-), 男, 山东泰安人,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张赛(1990-), 女, 河北张家口人,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文艺学研究生。

黄鹤生导演,1961)、《花木兰》(黄梅戏戏曲片,岳枫导演,1964)等多部电影。其中,1956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常香玉主演的豫剧《花木兰》拍摄成彩色戏曲艺术片,影响最为广泛。剧中“谁说女子不如男”一段,成为豫剧艺术的经典唱腔。^[3]豫剧《花木兰》突出了花木兰作为一名女性要求男女平等,追求女性价值的意识。匈奴进犯的时代背景,使得替父从军的行为由单纯的“孝亲”观念升华为“爱国”情怀。^[4]

中国国内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对于木兰人物的塑造和故事改编是一个逐渐发展和深化的过程,如刁颖在《民间叙事在影视文本中的变异和传承——以花木兰故事的改编为例》中通过罗列几部具有代表性的木兰题材的影视作品,揭示传统故事在影视改编中发生的传承和创新规律。《木兰从军》和豫剧《花木兰》的创作不仅在《木兰辞》的基础上不断扩充故事情节,赋予木兰东方传统形象色彩,并较好地结合了当时社会背景来渲染影片主题。如史博公在《不可忽视的传世经典——重读卜万苍版〈木兰从军〉》中指出影片作为“孤岛”电影时期的重要作品,极大地渲染了木兰从军这一故事的爱国情怀和昂扬斗志,宣扬了“移孝于忠”的观点,同时深刻的契合了民众抵抗侵略的社会心理。再如赵彤的《改造“花木兰”——一个女性故事在版本流变中的衍化》提到影片通过花木兰与“刘大哥”的对话,重申了家国一体、国家至上的观念,将木兰故事的主题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反观长篇动画《Mulan》,迪士尼对《木兰辞》进行二度创作,不拘泥于中国已有的表现形式,对其进行西化改造。文学和戏剧(电影)在叙事方式、人物塑造上有着根本的不同。文学是对形象的间接表现,读者对于形象的理解取决于自由想象,而“电影的情绪感染力和说服力首先在于视觉力量”^[5],将依赖于读者想象力完成最终形象的文字叙述,转换成具象的人物和充满细节的场面,必须经过跨越式的二度创作。将只有326字的《木兰辞》改编为长故事片,首先面对的是原作文本的故事性欠缺。《木兰辞》按照时间顺序线性发展,叙述风格较为平淡,故事单薄,情节简单,缺乏强烈的矛盾对立和戏剧冲突。其次,《木兰辞》中的人物形象缺乏具体可感的细节描述,视觉转换的基础欠缺。除对主要人物木兰有所细节刻画之外,其他人物形象只有碎片化的简略建构,形象难称丰满,展现远非完整。

从案头文本过渡到视觉故事,并非简单的材料内容的输出和输入。《Mulan》的制作者在《木兰辞》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时,首先要扩充故事情节并进行合理的衔接,使整部影片具有很好的连贯性;其次要设置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冲突与矛盾,营造戏剧张力,增强观赏的趣味性;再次还要深入刻画人物形象并完善人物关系,赋予电影人物形象较之于文本有着新的寓意,充分考虑观众的心理期待和需求。

从《Mulan》的完成片和全球票房来看,迪士尼公司对《木兰辞》的二度创作无疑是成功的。

二、迪士尼对《木兰辞》的情节改造

高尔基认为,“情节,即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6]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史,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创作,情节的构思都要服务为人物性格的发展,要符合人物当时的心理状态,这样的故事情节才会具有完整性和连贯性。同样是对《木兰辞》的情节设计和故事改编,以1939年华成影业的《木兰从军》和1956年常香玉主演的豫剧《花木兰》为代表的中国式改编形式与迪士尼的动画长片《Mulan》有很大不同。中国版的故事片和戏曲片关于木兰故事主线的设计较为一致,讲述了南北朝时期,边关告急,花木兰由于父亲年老决定替父从军的故事,木兰英勇善战,得到了将领的赏识,并设计将敌军击溃,最终木兰谢绝功名,荣归家乡。而迪士尼对于《木兰辞》的情节改造,内容上是对中国文化的解构,并注入了美国个人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价值观。影片的制作团队合理虚构了故事情节并加以细化,较好地突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及成长过程,叙事流畅自然,在充实从军动机、丰富成长过程,营造戏剧冲突、设计立功缘由四个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情节丰富和故事演绎。

在《木兰辞》中,木兰的从军动机是“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并且从行文看,其从军的选择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因此,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中,花木兰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孝道的典范。常香玉饰演的《花木兰》主要根据马少波的京剧剧本《木兰从军》改编而来,渲染了木兰替父从军之“孝”和保家卫国之“忠”。木兰之孝,既表现为在“父年迈弟年幼,怎抵虎狼”的现实面前,“满怀的忠孝心烈火一样”决定替父从军,也表现

“孤岛”电影是指1937年11月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上海被日军围困的租界区域内的电影生产和创作现象。

为不违父命,“为从军与爹爹比剑较量,胆量好武艺强,喜坏高堂。他二老因此上才把心来放”。迪士尼的制作者们认为,仅仅强调木兰的行为是为履行女儿的义务不足以令那些不了解“孝道”的观众信服,^[7]所以迪士尼将木兰的从军动机定位于木兰对父亲的“爱”和寻求自我价值两个方面。并设计出“偷奔从军”这一极具戏剧化的情节。《Mulan》的开篇部分,向观众展示了木兰心地善良、孝敬父母、活泼可爱却又因粗心大意而在生活琐事上屡屡犯错的形象。相亲失败是情节发展的转折点,木兰开始有意识的探寻自我的人生价值。在“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之际,木兰既不忍年迈的父亲再上战场,也是为自己寻找一个证明自我价值的机会,替父从军,就成为符合人物内在心理活动的必然选择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于木兰的从军经历,《木兰辞》用“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四句话做了高度概括。要据此来还原木兰成长的视觉故事,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在长达10年的戎马生涯中,是什么样的战功使得这位“地位低下”的女子有了“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的无比荣耀。《Mulan》通过合理虚构大量的军旅生活细节,丰富了木兰“由女性到士兵、由士兵到英雄”的成长过程,使木兰的文字化形象成为血肉丰满、生动可感、真实可信的视觉艺术形象。《Mulan》用较多篇幅描写了木兰从军伊始的诸多不适应,被粗鲁的士兵欺负、因女生的小小洁癖而险些暴露身份、因体力不济而掉队,等等。这些细节因符合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而并不显生硬,并使故事更具可信性和趣味性。从手不能提、弓不能射,训练中错误百出的“新兵”成长为坚强的战士,《Mulan》集中强调了木兰在失败面前的坚强和毅力。通过刻苦的训练,木兰终于爬到了木桩的顶端,那个曾经强迫自己适应男性世界的、不自信的、被欺负的“小兵”,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用实际行动找到了自我,赢得了尊重。

动画影片《Mulan》的一大特色就是对于矛盾冲突的展现。冲突是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英国戏剧理论家和剧作家亨利·阿瑟·琼斯指出:“当剧中一个人或几个人物,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起来对抗某个敌对的人,或敌对的环境,或敌对的命运的时候,便产生了戏剧。”

影片营造了三个层面的冲突:战争冲突、环境冲突、心理冲突。

《Mulan》是从匈奴夜袭长城开始的。战争冲突的故事背景和紧张的氛围,不仅赋予木兰形象以鲜明深刻的积极意义,也升华了作品原有的孝亲主题。同时,战

争是最惨烈的人类行为,战争的暴力和血腥使得男性成为战争行为的主体。一个“当户织”的青春女性,掩盖自己的性别特征走上战场,她会适应吗,能适应吗,一系列的悬念得以在战争冲突的大背景中逐次展开。

环境冲突丰满了木兰的形象。木兰与环境的冲突,既表现为从军前与封建价值观念的相悖,也表现在从军后与军伍生活的冲突。《木兰辞》中的木兰形象始终是在女扮男装的情况下得以塑造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Mulan》的重要改写,是木兰因受伤而身份被识破的情节。这一改变使得木兰的性别身份与军队纪律的矛盾冲突显现,木兰想证明自己的愿望和努力再一次受挫。与中国传统的改编本相比,这样的情节设计凸显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色彩。木兰的不辞而别、渴望建功立业的心理、女性身份的暴露等情节都向观众展示了一个拥有自我意识和自我追求的女性形象。

木兰自我的心理冲突也成为影片的一大亮点。《木兰辞》中对于木兰心理活动的描写较为简单,而《Mulan》则充分展现了她在为家族争得荣耀和实现自我价值中徘徊迷失的复杂心理活动,增加了木兰形象的可信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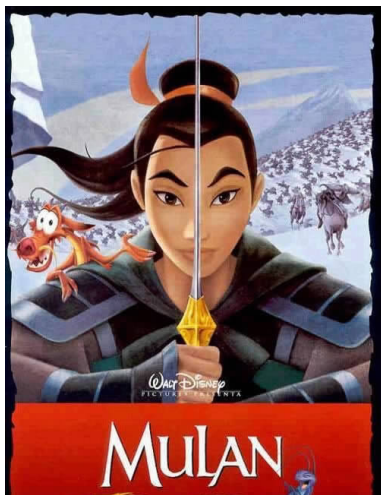
由刻苦勤奋而带来的尊重并不能使木兰成为英雄,要想完成由“士兵”到“英雄”的蜕变,木兰需要“战功”。而什么样的战功才能既符合人物的固有特点又不违背真实呢?《木兰辞》中“壮士十年归”的故事结局和“策勋十二转”的卓越军功,需要令人信服的情节来予以解释。《Mulan》设计了“雪崩灭敌”和“皇宫救驾”,这两个情节恰好凸显了木兰作为女性战士独有的细腻和智慧。

强敌当前,兵力悬殊,几乎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危急关头,木兰以女性特有的细腻观察到敌军上方的山顶积雪。机智的木兰用最后的炮弹制造了巨大的雪崩,将敌兵尽数掩埋,从而改变了战场的胜败格局。应该说,这一设计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皇宫救驾展示了木兰作为英雄的勇气精神和优良军事素质。通过与战友们的通力合作,雪崩中幸存并进犯都城的匈奴将领最终被歼灭。战斗过程中的战术动作,复现了训练过程中科目,既有呼应的作用,更是暗示了木兰和战友们的胜利,来自真实的实力。

三、迪士尼对《木兰辞》的人物重塑

人物是影片主题的体现者,矛盾冲突要靠人物来



展开,情节的安排、场面的处理、细节的选择和运用,也都要以人物为依据。^[9]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于影片的成功与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豫剧版本的《花木兰》中,常香玉饰演的木兰以在窗前忧叹的形象出场,唱腔时而婉转细腻,表现木兰柔媚的少女情怀;时而豪放洒脱,衬托木兰英勇的“男儿”身姿。与中国不同,迪士尼利用动画效果打造了一个活泼可爱,勇敢睿智的木兰形象,动画不是临摹生活和自然,而是选取其中最具典型性的特征,融入制作者对角色的理解从而创作出的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符号。《Mulan》成功重塑了木兰这一具有东方色彩的传奇人物形象。《木兰辞》中并没有出现对于花木兰这一人物面貌的正面描写,但是人们能从字里行间中感受到木兰倚窗叹息的娇柔姿态,尽管她有着不同常人的传奇经历,但木兰毕竟是一个向往“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的闺阁女子,这就决定了木兰外貌姣好妩媚的基本特征。木兰的性格里存在着较多的叛逆,能够做出易装从军的惊人之举,又决定了木兰是一个内心坚毅刚强的女性,反映在外貌上,木兰形象中增添了调皮的成份。

迪士尼塑造的个人英雄主义形象往往都有一些共性,他们都是历经迷失和彷徨后,意志逐渐变得坚强,最终收获成功。木兰在成长过程中,同样经历了种种挫折和失败。相亲失败使家族荣耀受损,木兰产生了自我的深度怀疑。

Look at me, I will never pass for a perfect bride or a perfect daughter

Can it be, I'm not meant to play this part

Now I see that if I were truly to be myself I would break my family's heart

Who is that girl I see staring straight back at me

Why is my reflection someone I don't know

Somehow I cannot hide who I am though I tried

When will my reflection show who I am inside

看着我,不是爹娘生养的乖女儿,难成温顺新娘

我不愿为出嫁装模作样

可若是,违背家族里教三从四德定会使全家心伤

那是谁家姑娘在将我凝望

为何我的影子是那么陌生

无论怎么装扮无法将真心藏

何时才能见到我用真心歌唱

木兰内心不愿遵从世俗观念的束缚,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现实环境是那么格格不入。这段以歌曲形式呈现的内心独白,显示了木兰的无奈和感伤。历经磨难之后的木兰,不再是青涩任性的女孩,而蜕变成了一位勇敢、智慧又充满大爱的女英雄。木兰的成长,正如父亲在片头的话,最晚绽放的花朵,将会是万花丛中最美的一朵。木兰在寻找自我,实现自我的过程中绽放出了炫目的光芒。

《木兰辞》中木兰立下战功后谢绝了功名利禄,选择回归家庭与亲人团聚,而对于爱情,诗中并无片言提及。隐姓埋名从军十年,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木兰是不可能也不允许收获爱情的,但是从西方观念来看,一个没有爱情的木兰是很难为人接受的。因此,《Mulan》保留了木兰功成身退的结局,并设计了木兰与年轻有为的军官李翔暗生情愫。故事的最后,当一切谜底大白天下,木兰替父从军的“欺君之罪”得到谅解,李翔在皇帝的暗示和鼓励下,勇敢地做出了爱情表白。木兰不仅收获了巨大荣耀,也得到了完美的爱情,迪士尼式的完美结局再次呈现。

经由迪士尼二度创作的木兰是一个集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于一体的全新形象,中国和美国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体现在电影改编上就必然会造成木兰这一形象的变异。迪士尼以中国的传统故事为基础,融入了西方现代元素,以西方的价值取向对《木兰辞》的内容进行文化转移和文化变异。所谓文化变异是指某种文化在异质文化环境中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情况下吸收异质文化要素而变成一种既具有该文化原先某些特征,又具有异质文化部分特征的新文化产物的现象。^[10]所以迪士尼要表达的东方文化实质上是一种被西方人误读了的、变异了的东方文化,《Mulan》中虽然融入了大量的中国元素,如长城、皇宫、龙、熊猫、唐朝仕女、宋代火药……但都变成一个个富有美国文化色彩的变异符号。

《Mulan》富有异域情调的传奇故事得到了海外观众的好评,而中国观众却认为影片创作显得不够真

实,脱离了中国传统的花木兰这一巾帼英雄的形象。有评论直抒对《Mulan》的失望,认为把花木兰描述为一个独立、反叛、甚至是成功的女性是不忠于原著的,更难以接受的是,木兰的成功并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靠木须这个龙卫士的帮助。^[10]之所以会出现对《Mulan》褒贬不一的评价,究其根源还是在中西方的文化与价值观差异。中国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和家族观念,每一个人都是家庭和社会的成员,这既是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也是人们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西方文化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国家社会的普遍幸福要以个人的价值实现为前提,强调个人对于幸福的追求和努力。文化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电影主题的不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电影的创作就是要符合一定的社会需求,电影创作的整个过程都应考虑到观众的接受心理和理解程度。迪士尼以全球市场为营销目标,势必要对东方作品进行西化改造,其关注点并不在儒家所弘扬的“忠孝之道”,而是注重东方文化背景下,植入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赋予原有人物形象全新的现代意义的阐释。^[11]迪士尼对花木兰故事的二度创作以展示东方风情为表象,实质上却是一次推销西方文化的成功试验。

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花木兰的故事由最初单一的乐府诗歌,逐渐发展为戏剧、小说、电影、电视剧等诸多艺术形式的综合展现。顾颉刚在论述中国古代历史记载和经史文献时,曾提出了“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由于受到不同的时代背景、文化积淀的影响,在一次又一次的叙述过程中,木兰的人物形象

被不断完善,故事情节也不断丰富多彩,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形式多样的故事体系。《Mulan》将东方传统的思想观念与追求自我并最终实现自我的西方叙事有机结合,既没有消解原作的故事内核,又赋予了影片浓郁的现代色彩,成功地进行了二度创作,为中华文化和艺术如何走向世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 [1] 薛若琳. 木兰代父从军考[J]. 中华戏曲, 2007, (2): 258-306.
- [2] 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 第二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 [3] 陈宪章, 王景中. 豫剧花木兰(常香玉演出本)[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8.
- [4] 赵彤. 改造“花木兰”——一个女性故事在版本流变中的衍化[J]. 当代电视, 2010, (3): 10-16.
- [5] [苏]查希里杨. 银幕的造型世界[M]. 伍菡卿等译.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7.
- [6] [苏]高尔基. 文学论文选[M]. 孟昌, 曹葆华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7] Kurtti, J. *The Art of Mulan*[M]. N.Y.: Hyperion, 1998.
- [8] 汪流. 电影编剧学[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
- [9] 张放. 文化免疫与文化变异——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本土化的双重内涵[J]. 天府新论, 2009, (1): 124-128.
- [10] 林越屏. 穿越时空的符号[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06.
- [11] 吴保和. 花木兰, 一个中国文化符号的演进与传播——从木兰戏剧到木兰电影[J]. 上海大学学报, 2011, 18(1): 16-26.

(责任编辑: 马胜利)

Analysis of Disney's Second-degree Creation of Mulan Story

ZHANG Jian, ZHANG Sa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Ballad of Mulan” is from the folk poetry collection, the image of Mulan who took her father's place in the army is known to every household in China. Based on the story of “The Ballad of Mulan”, Disney made the feature film “Mulan” and successfully conducted the second-degree cre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origin of Mulan's story and the adaptation in the form of drama, analyzing the plot reconstruction and character image reconstruction in the movie “Mulan”.

Key words: The Ballad of Mulan; Mulan; second-degree creation